

借来的一生(组诗)

□徐琳婕

我的父亲母亲

这个男人,终生沉默
最大的快乐,来自大口喝酒
大块吃肉
一只眼,被复仇的木屑夺走后
更深的沉默,是他的下酒菜

这个女人,在生下
第四个女儿之后,终于放弃生育
她与男人对抗
逐渐变得坚硬

母亲打开盒子,拿出一张
黑白照片
一位少女,斜倚在阳光下
眸中有明艳的春色
看照片时,母亲眼里也闪过
同样的春色
她说,那天只是父亲先来
她就把自己的一生当成风筝一样
放了出去。也许
她从未看清爱情真正的模样

起初,父亲是瓦屋
坚实温暖,偶尔漏雨
母亲是瓦屋顶上冒出的炊烟
摇摆不定却柔和
后来,父亲是铁块
冰冷,沉闷
母亲是铁锤,不停地敲打
在细碎的时光里
两败俱伤
现在,父亲是泥土
母亲是雨水
雨再大,父亲都以褶皱的笑
去包容,吸收

毛仔和姍女

算得上是一对璧人
都有着深邃的双眼皮。有着
乌黑的秀发,整齐洁白的牙齿
甚至连小名也仿佛天造地设一般
——毛仔和姍[ən]女
都喜欢在冬天的早晨,一边穿衣
一边愉快地哼着歌儿
不同的是,父亲是早起做饭的那个

睡在身边的涪江

我们会像关心自己的命运一样
关心这条睡在我们身边的江
关心它的流速,它的平静与汹涌
关心它上涨或下跌的吃水线

江里有鱼也有石头,很多时候
我们没看见江时,会臆想那些卵石
在水中游动起来,与鱼儿相互追撵
搅动一江的欢快

更多夜晚,我们看月下的涪江
静成千年的禅,看淡一切
我们也因此平心静气,心怀善念
把好事想得一远再远,如百花鲜艳

这条江是我们暗中认定的亲人
我们时常摸着它亲切的水声入眠
熟悉它的上下游如熟悉我们的血脉
这条江的籍贯就是我们的籍贯

我们外出不仅要收拾好故乡的月色
还要收拾好这条江,随身携带
必要时,听一听波浪的细语止渴
撕一片如银的月光解馋

安居石刻

冰冷的石头被能工巧匠造像后
便有了形体和语言
它们是被人们崇拜的神仙
在端庄和威严的仪态中
反复倡导着世间的慈善孝义廉
漫长的历史像火把燃烧
火光一直照亮它们的脸

风雨褪不去它们的色彩

母亲是晚起赖床的那个
像所有庸常夫妻一样,他们相爱着
也相互伤害着。用最难听的话吵架
准确地戳中对方要害
关上门,也能打一场架
不同的是,父亲是最先妥协的那个
现在,父亲正躬着黝黑的身子
用蘸着温水的棉签,细心地涂抹着
母亲苍白的嘴唇。多像一条鱼
对着另一条鱼温柔地吐泡泡

他们

他们已蹲在厨房四个小时
把从野地里采来的芹菜一根一根
择干净,扎成捆。以便
在第二天清晨,去菜场继续消耗
四个小时。用收入的几十块钱
换一盘喜欢吃的烤鸭或别的什么菜
他们是我们的父母。他们已年过花甲
他们拒绝我花钱买下
与年龄和身体状况不相符的忙碌
他们继续蹲伏着,像两扇隐秘的门
一扇叫毛仔,一扇叫姍女
这两个名字藏着他们一生的卑微和
想直却一直没能直起的腰身

漩涡

他站在昏暗的路灯下
脚下摆着一摊鲜嫩的萝卜、白菜
(它们经历了择净、清洗、捆扎)
汽车、电动车,匆匆经过
偶尔有人在他面前停留,询问菜价
十二月的风呼呼地刮
他时不时搓手跺脚,将衣领捂紧
面部轮廓在夜色中逐渐模糊
我开车,缓缓绕过他。没有停留
仿佛为了躲避
正在发生的一场漩涡——
制造漩涡的那个人,正是我的父亲

中秋

院子里,柿子红了,橘子红了
父亲喝着小酒的脸,也红了
母亲依然围着灶台,用最原始的
烹饪方式,为我们端上鸡鸭鱼肉

有温度的词语(组诗节选)

□谭清友

千年的表达和诉说
你能从它们闭目和凝望中
读出几分浅白和璀璨
巴山蜀水的悬崖峭壁
大手笔地铺开一幅巨型的长卷
卷上没有留下急促的马蹄
没有留下纷争的硝烟
唯有留下了儒释道的思想火花
至今还在进溅

这是没有文字的文字
这是画图里最生动的图案
每一个表情里
都融汇了雕刻者的全部意愿
我们会将它们逐一阅读
直到读懂一个民族的智慧和骄傲
在心中久久上升、回旋
不愿飘散

行走在鸡头寺村

雄鸡的啼鸣,再次唤醒这片土地
阳光每天准时普照
遍地流淌着生机
小楼房闪出了靓丽的身影
池塘跃出水面的鱼儿
激起了心中的层层涟漪

蜿蜒的村道,一步有一步的惊喜
步步都能踩中情节和故事
换了崭新外衣的乡村,每坏泥土中
都能搓揉出清新的话题
张张充满笑容的脸膛,讲述着
幸福、舒心和如意
我们喜欢听响亮的鸡鸣声

和她亲手栽种的辣椒茄子
话题离不开土地——稻穗的金黄
和一块月饼最初的模样。母亲说
埋进去什么,就长出什么
四个女儿,是前世精心埋下的种子
我们谈论月亮。不担心嫦娥和吴刚
以及那只玉兔的命运。桂树的香气
通达人间天上,万物美好而简单
父亲浅浅地笑着,月亮照进他
凹陷空洞的左眼窝。母亲借着月色
擦洗面颊和手背上的斑驳锈迹
那一晚,他们身体的所有裂缝
都溢出了光

春日书

把自己锁在春天之外。散发
穿睡袍,喝枸杞菊花茶
每发出一声叹息
窗外的风就跟着怒吼一声
阳台上的兰花开了四朵,我知道
它们的芳香在恨我
泥地里快要老去的鼠曲草在恨我
被拉扯着的飘荡的风筝在恨我
竭尽全力抽出嫩芽的柳条在恨我
朋友圈里金灿灿的油菜花在恨我
还有桃花,迎春花,映山红
她们都在恨我
万物涌动啊,使出浑身解数
使我背负辜负之名
而我,只愿意你恨我

入眠记

睡眠,是一项孤独的事业
做这些时,大脑会魔术般变出
许多个自己。每个自己都伶牙俐齿
他们争辩,推搡。相互打破
又重塑。生出许多歧途
而最终,语言的枯枝败叶
被意志清除。堆叠出一条无用之路
密林出现在道路尽头。鸟声陡峭
越过命定的刀尖
溪流穿过身体里的盐分,带来
轻微的眩晕。只记得
归途颠簸,大雾弥漫
月光的鳞片从密林间缓缓落下

在这个院落响起
又引起那个院落的雄鸡
热情地唱和一曲

谒陈子昂读书台

一说到读书,仿佛
风声雨声都会从书页中涌出来
陈子昂曾在这里设台读书
他读出的,是大唐的社稷
他诗中的一声感叹
使得山河激荡了上千年
天地之悠悠,天地之悠悠啊
唯有文字不易褪色
唯有气势,至今还金光灿烂
敲得出铜质的脆响
幽州台登一次会高一次
脚杆也会发软。千万人回过头来
还会紧盯着读书台
似乎只有潜心读书
才能读出人生的子丑寅卯
才有机缘,气宇轩昂地指点江山

硅化木

数百年前的你,在一次偶然中
轰然倒下,使得生命戛然而止
你沉睡,睡得天荒地老
大地的眠床,再没给你惊慌与恐惧
在重见天日之时,你已透明
那年轮,成了你最后的记忆
分明还是树的模样,但已不再是
木的质地,一身晶莹如玉
你是愿意这样高贵地硅化
还是愿意回到从前,在大地挺立
让枝叶摇动一天风雨?

枯草

□李涛

要写一写劳作后的风景
双手从秋后的影子中醒来
如此,枯草失去了价值
也在饱满的啼鸣声中获得新生
这是来自鸟鸣的信件
期盼着浅尝辄止的勇气
这是稻香扑到了我的怀里
干净纯粹,不用怀疑它的动机
在田野间,金色和金色碰撞
风在狂呼,风也温顺
大山该静穆了,我欣喜不已

用石头蹇脚地代替枯草
在一丛桂花中领略迟来的秋
这时的黄昏柔和,一粒也吐不出
被坚硬的外壳包裹的粮食
等着白云稠密,等着做一次局外人
那些该记住的,是草
枯草,石头有坚硬的外壳

远方雪山

□咚妮拉姆

白色帽檐,偶尔出现在夏天
蝉的弹唱,树影躁动不安
石块纷纷逃窜,牦牛的霸气
还是车喇叭的厌倦
切肤之痛藏心间 铁塔轻吻您的脸

清风读文案,云彩出门或归家
远山笑而不语,默默疏通天理
安慰大地的怨言

高高的帽檐,天窗一样白
交通着心灵的往来
原生态润泽着水草一片
永远的大自然

苍茫的内心

□邢建

迷蒙的雾气在缓缓的夜色下
遮盖住周围的景色
我微微低头,想把苍茫的
夜色和远处的水汽永远沉淀在
流逝的光年里

七月过去,只有干涸的
土地和烦躁的人们记得它来过
还有那夜晚清凉的月光
和微微波动的内心

静谧的夏夜我愿化成一朵昙花
独自在月下静静地尽情绽放
踏湿一小撮草的泪水
它们会在我某个长长的梦里
用着最抒情的语调
伴着稀疏的星光
跌落在你美美的诗文中

如果你赤脚站在黑暗的花园里
你会听见一颗颗星星落地作响
附和着我隐隐而泣的声音
我的心像水波上盛开的月光
透着一片幽深

老家的祠堂

□丁丁

坐北朝南
风与水呢喃着祖先的影子
遗留下的梦,钻进了一缕檀香
氤氲出汗水与希望

匾额与木雕,人文簪缨
被恭敬地安放于中堂
勿忘滚滚红尘中镶嵌的
古老的文明

楹联,别具一格旧年的情怀
一只鸟儿为自己的巢
在这里一锤定音
古色古香的瓦片传递安宁
吉祥鸟栖在门楣上
接受着代代瞻依
底蕴与深情,引来游子
踏着梦里的云返回家乡